

草庐吴文正公全集

華君吳文正公全集

草廬吳文正公集卷之八

書

回劉叅政書

恭惟國家興賢能將與共治此誠重事閣下以中朝名  
臣出膺保釐分正之寄欽承明詔惟謹考言校藝不可  
輕畀其人而當慎擇誤於聽聞下逮老拙治書奉幣輝  
賁林藪非所宜蒙者澄雖散材靡用於世然苟有寸長  
可以自獻則必持以報上不敢靳愛延祐初科再科省  
府以閱卷之責見諉當時聞命就道畧無辭避今相去  
十有餘年年齒加多耳目心思種種不及於昔而又自

步文正公集 卷之八  
六月初旬一疾殊劇踰月猶不脫體是以願趨侍相公而不能也事與心違自增慨嘆而已讎言不足以報先施同堂諸相公聚會問間爲白區區之忱幸甚北望泰階晨夕色霽不勝耿耿仰望之至不宣

復穀總管書

澄家在撫之支邑去盱境密邇前後賢侯善政接于耳目見聞者非一相公下車以來聲譽旁達恨未識面忽辱貽書展誦驚喜治績之下留意憲章文物此豈俗吏所能通歷代禮樂刑政之大槩備具改鋟善本甚幸但更湏妙選通儒詳定校正庶於他處所有不同承索序

引老拙荒蕪奚足爲重盛意不敢虛如命撰至托直學  
轉徹左右竊惟相公刊書老夫作序皆職分所宜豈當  
受禮筐幣之貺謹用卷還就以爲賞賚工人之助與已  
拜賜均也病中答書草畧多愧良覲未期冀保愛以迓  
天渥不具

復趙廉使書

澄自京還家荏苒八年矣老病侵加卧不離床坐不出  
戶者連月去秋去冬長子一房游罹喪婦喪孫之禍而  
同居各房又喪一孫婦異居至親又喪一妹一弟半載  
之間凡五喪朝夕戚戚今歲五月以後就養於少子客

吳文正公集 卷之八  
寓郡城炎暑中得所惠翰教細讀悠然動人別之悲先  
府君潛德弗耀有子顯聞于時固應不朽過蒙不鄙欲  
取燕陋之文以示永遠無乃左計乎不敢逆孝子追慕  
之情黽勉奉命其何足以稱塞憂患之餘筆硯荒廢報  
先施不謹三藥之珍二墨之寶承貺就此聲謝合并末  
由遙祝厚加保愛前膺大用不具備

與子昂書

自離金陵後相去隔遠問訊浸疎緬惟水晶照徹心跡  
雙清履候多福廬陵二劉兄白屋好修篤志文學與劉  
涇溪諸子遊處求鄙文碣其父之墓然吾文豈可傳者

當藉羲獻之字以傳爲是有請尙與憐孝子慈孫之心  
特賜揮洒幸甚末期會晤願安眠食以荅昭代特異之  
眷不具

與李伯瞻士書

澄日與深山之木石俱而病魔相尋坐卧之時多行立  
之時少遙睇舊知於數百里外欲一面而無由恭惟西  
雨南雲晨夕佳趣何時得分半席乎里中士吳尙伯達  
有行有文數歲留敝舍教諸孫穉茲造洪府仰慕玉堂  
耆彥願覲丰儀不敢冒昧而前求羽言爲之介蒙與其  
進甚幸未合并問冀保愛以迓殊渥病中不能秉筆命

吳文正公集 卷之八  
三  
兒曹代書上于照亮不具

荅胡主簿書

澄異時道經南劔訪延平李先生遺事徃徃得文字所  
不載世人所未聞者至于今欣欣焉不忘新安朱子父  
母邦也百餘年間君子之澤未斬或識其大或識其小  
應有足徵之文獻嘗欲一至省想流風以起予高山景  
行之思而未能也足下顯揚世美創建家塾遠惠書札  
陳誼甚高此區區之所樂聞然近年所在增置書院不  
一初若可嘉要其成績卒無可紀虛設其名而已足下  
其與敬教授詳慮審處延禮名儒招集俊士精勤修習



于中直實用功俾數年之後果有明經者出踐今所言  
償今所至是乃無忝於先師有光於先世而亦區區之  
所願也記文就附汪簿遣達謹此謝來施之辱所期於  
後非止如今足下其留意不具

復崇仁申縣尹書

澄踰伏山中未能再造琴堂下忽承教墨備見愛民憂  
旱之誠心然縣宰爲百里諸侯所祭者境內山川先儒  
嘗論禱雨之事其言曰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今都不  
理會却去土木人身上討雨土木人身上果有雨乎世  
俗之儆政在乎此至若道流建醮此乃前代亡國君臣

作此兒戲之舉褻瀆甚矣循習至今不改良可嘆恨青  
詞之類皆矯誣僭亂之辭適足以獲罪於天矣豈足以  
感格哉若欲致禱當用祭文于山川之神罪已哀籲庶  
乎其可今錄去韓昌黎袁州禱雨謝雨三篇爲格式宰  
公所惠書辭甚佳祭文亦不過如此而已張令史言宰  
公所見乃與鄙見畧同謹此復來施伏惟照察

與元初書

自去年九月離儀真後問訊三四而未知達與否雲樓  
之趨京也亦有數字托其客轉至卽辰冬日可愛恭惟  
政事之暇文章之娛義理之樂悠然自得誰與共之澄

曰素如昨來春將爲各山之遊不知何時可與胥會袁  
主一異姓兄弟也偕其友觀國之光因之詞起居相望  
遼隔敢祈保重以迓殊渥不具

答吳凌雲書

未獲識面倏厯惠書辭甚高而問甚恭展玩起敬知爲  
當今英才詩賦雜著等作穎然出群文不患不工機不  
患不熟雖然進未已也本之經證之史參之諸子充其  
識充其學廬陵又一歐陽子矣年少力強爲之不難後  
生可畏勉之勉之不宜

復顏可遠書

澄雖未識面康兄來叩其底裏一則曰顏先生之教二則曰顏先生之教於是因其徒而知其師善承貽翰辭義高遠益信所聞士之自脩者爲已之外任其自然而已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士之有功於人在此然其一可期一不可期吾惟勉盡於其所可期而不希覬於其所不可期吾之心所以泰然無事而常樂也世事之榮辱會何足爲吾之輕重哉足下之文暢達可窺大郡歐陽子之門末由聚會相與細論具此復先施之辱病餘弗克自書亮察幸甚

荅曾巽初書

夏間辱枉顧山中草木至今衣被餘光寂寞少淹騶從  
別去黯然繼塵祝禮非所宜蒙感愧何極耶郎辰秋暑  
尙熾尙維凝神定志一靜可以敵炎歊清風穆如也承  
不鄙斥令撰記序今錄去呈以過日是幸外一二未下  
筆者輒陳卑見言其所以非怠於作也惟高明鑒裁之  
擬一觀書院規制私務縈絆欲出未能俟稍暇續當稟  
報來期以前不煩伺候未會晤間祈保重以迓殊渥

與虞邵庵書

澄頓首再拜學士相公伯生足下澄老病侵加匪藥可  
治惟習忘可以勝之耳過客多不及見宜春夏判官再

舉登科考滿赴部欲造庭下懼姓名不能自通是以輒  
爲之請人才難得舉子中有如斯人表表出穎者也倘  
被容接遠方下士之榮何如哉病體作字疏率照察幸  
甚來賦以簡不取問對未會問問派於重以設極盛  
賦一復柳道傳提舉書蔡粹愈出未論對餘則當  
谷歲七月後一病數月仲冬始漸輕減歲晚微進今春  
人日又作熊太古來適遇病中不能出見至床前奉示  
教帖披翫一再沉疴頓覺減半文星照耀吾野斗牛爲  
之增輝朝家促還伊邇雖欲更借以私江右之士而不  
可惟劇慕戀力疾拈筆復先施殊愧厓畧惟茂對穠郁

之景滿懷皆春以迓天渥

與許左承書

恭惟先文正吾道之宗家學淵源今獲展布遠方賤士亦復竊被餘光至幸至幸澄尸位未幾多厯鉅公過愛惜年齒逾邁疾病侵加雖欲久客京華而莫可還家治藥扶護衰齡庶或緩死以觀太平未去之先荷政府勉留已去之後荷公朝錫予此聖天子賢宰相衆大臣優老禮賢之大德施非其人豈所敢當澄旣非勲舊又無勞蹟一旦濫叨重賜爲之慙忤驚悸是用攄誠懇辭伏惟寅恭同協肯爲轉旋使澄於心得安免致踰分愆義

榮莫大焉相公以先文正之心爲心而澄亦願以先正之學爲學辭受貴乎合其宜庸敢奉白區區之私切冀垂察相望遙遠惟爲國愛重是所不備

回饒睿翁書

澄歲首嘗留金谿密邇珂里甚以不獲一造西園覽觀勝景爲欠事惟澤火旣革之後地天重泰之初文獻故家能如經冬之木榮於春經宿之火然於旦非其先世福澤之深厚後嗣才能之優異其曷能然東西行者徃徃道名門盛事伏承尺書示以諸公記詠數字遠寄聊訂後會之約政恐林慚澗愧爾秋暑猶熾治復不能詳



謹未究衷懷尙儲嗣訊以既不具

夫妹與胡石塘書

澄去秋豫章貢院晨夕親炙此樂何極別去數日始得  
所惠翰墨乃知尙留盱江尊體服藥想已安矣相望二  
百里間苦無承接之由懷人奈何三規圖新本未得到  
手舊有背成二軸附便申納區區衰老又不免再北行  
一次不知何時再復屠羊之賜末期合并伏惟保愛前  
迓殊渥不具

荅劉道存書

澄嘗獲交於令兄主簿君每愛其文如行雲在天悠悠